



##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

# 记忆之刃的精神行走

□卢衍鹏

简默的散文行走于记忆之刃,充满了“精神”的素质,成为其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内核。简默散文的艺术创新是基于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文化的坚守,不仅富有“精神”,而且在“精神”的方向、厚度和高度上自成一家,做到了“向下”和“向上”的结合——目光“向下”,关注生活,踏实创作;精神“向上”,仰望星空,大胆创新。简默散文经历了长久的沉淀、打磨和碰撞,使其扎根于大地,发轫自真心,对生命意识、人间世态、社会世俗、思想文化等进行了深度体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简默的精神行走,既是踏实、痛苦的精神拷问,又是刺激、冲动的精神绽放,还是冷峻、深刻的精神批判。

### 在追问生命中拷问精神

简默散文执著于对生命和生活本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个探究灵魂和拷问精神的过程。简默在观察生命的变化中积累了丰富的而敏感的审美体验,生命作为创造主体观照的对象,为简默散文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

在追问生命中拷问精神,是简默散文对生活的独到体悟,在博采众长中融会贯通,以新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和精神升华,从而形成独特的“精神”亮色——这是简默散文对生活的艺术提炼、对生活的大爱无言、对生命记忆的审美升华。最能体现这种体验和思索的是《三盏灯》《三棵树》和《三张床》,几种不同的事物就是几种不同的生活,各有其生命世界和精神色彩。《三盏灯》从童年的煤油灯写起,写到过年前后家门口的红灯,“灯”是爱、是生命、是责任。“三盏灯”是母亲、是妻子、是儿子,是我的前生、现世和转世。《三棵树》将树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树连接着故乡,蕴含着童年,留住了城市的根。更为重要的是,父亲栽下的树,“有着他的体温与气息”。父亲的离去,让之前与“我”无关的树,变得亲切而感伤。《三张床》写了不同时期、不同材质的床,床承载了童年、青春期和爱情的记忆,童年的床上铭记了父爱无言,少年的床上隐藏了青春的懵懂,青年的婚床上孕育着崭新的生命。“灯”、“树”和“床”,共同支撑起简默散文对生活的的心灵记录,在流水年华中激起一片“精神”的亮色。简默散文中经常出现“我是幸运的”,这是对生活的无限感恩,是对亲人的拳拳依恋,是对爱的不懈追求。

精神的拷问,是简默散文对生命的艺术展示。如果仅限于对生活的外在描述,简默散文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可喜的是,简默散文没有止步于生活的外层,而是深入到生命的肌理,挖掘出生命的深刻含义。《医院》《生命凋零》等作品,不仅综合了死之诡异冰冷和生之绚烂温暖,而且承载着父亲的职业和病痛,更是开启了生死的哲学之门。《医院》写当医生的父亲给了作者关于医院的全方位启蒙,也是医院开出的诊断书让父亲深陷病床。简默将医院看成生与死的交汇,既有希冀与满足,也有无奈和失落,让人既爱又恨。《生命凋零》延续了对生死的思考,简默细致

简默,1970年生,本名王忠,已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300多万字。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作品有《一棵树的私语》《身上有锈》等,曾获第四、五届全国煤矿文学奖、乌金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奖项。

地描述了关于身体的两次疼痛,一次是健在的父亲在身体上为其驱赶和缓解疼痛,另一次是天堂的父亲在精神上帮助其制止疼痛。生命后期的父亲,要面对手术、病痛和死亡,“他告诉们说昨晚走了一个,今天又没了两个”……“他说‘我死后……’,父亲说出了那个词,坦然直面了它,战胜了它”。简默对生死的思考来自父亲面对死亡时本能的紧张和理性的坦然,来自对自身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离世的感慨,来自菜市场的农妇说的一句话,“人就像一瓣瓣大蒜上的一个个蒜头,揪一个少一个”。《羊走天堂》写父亲的新家——墓地,那是父亲的天堂。上坟、迁坟、安魂,泥土成了真正的棉被,平日给父亲送纸钱、儿子降生向父亲报喜,这是生死的交流,也是爱的传递。《去北山给父亲送书》写清明给父亲上坟。在简默眼里,父亲的一生简单而执著,生的时候父亲给“我”送书,离开后“我”给父亲送书。送的书不同,心却一样,都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 在青春冲动中绽放精神

简默的散文暗含着一种冲动,一种生命冲动、青春冲动,活力十足,汪洋恣肆,不可遏制。青春冲动来自原始的本能欲望,来自对庸常生活的反叛,来自对日常规则背离,甚至被看成是非正常的精神错乱。但是,青春冲动又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简默散文的精神结构,一头链接着亲身经历日常生活,一头链接着审美精神的艺术世界,实现了在青春冲动中绽放精神的艺术效果。

青春冲动源自生活,又试图超越现实,简默散文中的青春冲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另类精神。《篡改》写几个疯子;袒胸露乳的女人、用刀捅领导的教师、指挥交通的男人、精神病院的特殊病人,他们因偶然的打击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进入无法返回的“非正常”序列。同时也映照出所谓“正常”世界的阴暗和猥琐。《声音》描写了粉笔摩擦黑板、铁锹碰击石块、冬夜暖气滴水、待宰羔羊哀嚎、烙铁入水、雨滴触檐等声音,这些常见的声音击中了简默敏感的心灵,绽放了审美精神。《青春期》写校园时期的青春年少,涉及1982年的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1983年的物探队子弟学校、1984年的郭城中学、1986年的实验中学、1988年的郭城广播电视大学等,内容包括打闹、恶作剧、早恋等。青春冲动是剩余精神的肆意释放,是真假难辨的“性丑闻”,是身体与精神交织的非秘之题。

青春冲动还是比较单纯的,一旦掺杂了各种杂质,就变成了欲望冲动,这种欲望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煤城表情》写煤城的富、窝、炭、湖、研石山、铁道、烦恼、人、速度、表情、声音、夜与昼,深深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紧张关系。煤是乳汁,滋养了城市和人,挖煤产生了湖、研石山、铁道、速度,也产生了烦恼、烟烟、表情,分离了夜的狂欢与昼的卖命。简默在讲述煤,煤说出了简默的心声。《沿河市场》写自发形成的市场,商贩、公安、城管、顾客等博弈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许生活就是如

盛英是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前辈,她的著作《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既有对现当代女作家及其创作的个案讨论,又有对女性文学热点、盲点问题的深入分析。著作者对世界的求知热情和探索精神令人感佩,尤其前言“迟开的花儿:请别先凋谢”写得感性和坦然,其中提到她进入女性文学研究的误打误撞——当这位研究者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时,她便会一头扎进去,为自己寻找答案和解决困难。女神系列论文便是她探寻“女性何以成为今天的女性”的研究实践,它关注神话传说中的7位女神:创世母神女娲和西王母、自由女神嫦娥、坚韧女神精卫、爱神瑶姬和盐水女神、美神洛神。作者从这些神话中寻找中国女性远古以来被遮蔽的主体性,“以瑶姬为例,当我得悉她主动求欢‘愿荐枕席’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今女性争取性权利的情景,很自然地化到话语‘渴望强奸’给予批驳。”这样的理解认知很别开生面。盛英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倘若再拘泥于‘体’‘用’之争,本土化和西化之争的话,那只会跌入自造的陷阱;当今,国际化视野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盛英思考的是女性文学如何立足本土的多元化追求,她对于诸多文化问题的理解越来越开放、通达、弹性。

盛英是勤于思考、有着独特文学审美能力的研究者,她对张洁、铁凝、迟子建等当代女作家的认识具有启发性,而她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展望也具有前瞻性。事

薄薄的一册《反向:续小强诗选(1998—2010)》(三晋出版社2011年12月),我却读了一个月。我觉得只有“慢读”,才对得起续小强10年的积累。在翻来覆去的阅读中,我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草木般的清宁”。

续小强虽然比我小11岁,但我们在经历和精神上却有许多暗合之处。我们因为不满于祖辈的生活,努力挣脱故乡,奔向大城市;我们希望知识改变命运,希望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我们对城市有太多不满,甚至因此成为充满仇恨与愤怒的“暴烈之徒”;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故乡已是一个“像新鲜空气一样难觅的奢侈品”,我们“在城市的表面漂浮/像冬天公园的树上飘舞的塑料袋”(《槐乡日记》),这种无所归属的感受常使我们“突然觉得无比忧伤”(《突然变得无比忧伤》),有的时候又“感觉到我们这一代的痛苦,是轻的悲哀/没有限制的痛苦,没有痛苦的限制”(《对话录》);当然,我们也清楚,既然走到了现在,就只能继续向前,“看看周围,大家一样,都在路上”(《路过》)……续小强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因此,我读他的诗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反向》中那种苦芥茶似的苦香,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焦苦。故乡的田园是回不去了,城市也不是我们的家——这种精神无处安顿、缺少认同归属的感觉,正是续小强内心忧

此,混乱而平静,滑稽而真实。《一路鼾声》《挑刺儿》写日常的打鼾和挑刺儿,简默笔下的鼾声是身体的凯歌和梦的点缀,一根刺带来深刻的疼痛和警惕,让人从冷漠中惊醒,教人以宽容和理解。《身上有锈》写一个不经意造成的伤疤,提示着被人们忽视的生活部分——“告诉我们:你是一块会生锈的铁”。简默散文中的欲望冲动虽然是日常的,但也是坚硬的,人产生欲望,又能控制欲望。简默的散文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精神的提升和指引,生活就会陷入欲望的泥潭。

### 在反思生活中批判精神

简默的散文既不是绝对世俗化,又不是绝对理想化,而是立足现实、反思生活,展现出难得的批评精神。简默散文是现实的、社会的和生活的,充满着人间气息和世俗关怀,包含的是对普通人生和生命的低吟浅唱。

简默散文注重从凡人事中反思生活,以批判的视野写出了普通人尤其是底层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请把泥土带回家》《扛一株玉米进城》写菜贩与农民的不同,真正的农民身上散发出泥土的气息,泥土根扎大地,藏身于生活的角落。土地隔开了城市和乡村,让城里人空虚地骄傲,让乡下人真实地自卑,但土地是无法带走的。简默发出深情的呼唤:“请把泥土带回家吧,这是我们最初的根,也是最终的穴”。《草木萤火》写偶遇30年没见过的萤火虫、滥用农药让萤火虫成为遥远的记忆,让人用“天外来客”的眼光看待这一本来无奇的东西,惊喜、惊奇和困惑写在老年人、青年人 and 少年的脸上。简默告诉我们,童年只可追忆,现实只能面对。

简默散文关注现实,强调人情化和人性化,他的批判精神是一种大爱精神。《一个两个甜》写管理死角的小商贩们各显其能地讨生活,论个卖西瓜的瓜农引起关注,人们先是猜疑,后是争相购买。简默发现,“一个两个甜”虽然出自不善言辞但内心丰富的瓜农,但让“卖西瓜的一不小心成了诗人”。《回味》包罗万象,糍耙、折耳根和盐酸菜、红茶菌和包谷耙,老冰棒和棉花糖,都属于童年的记忆,这是对民俗人情的书写,是对传统文化的礼赞,充满了对历史、对未来的思考。《皮包火焰》《辣到心尖》写辣椒和蒜,这些日常饮食成为简默思考生活的窗口。在简默看来,辣椒是断乳的利器,是母亲的乡愁,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蒜是杀毒武器,是儿子的玩具,蕴含了生活的哲理。《路上的它》聚焦各种动物、精彩之极,以至于生活需排出下列标题,就可窥见其别出心裁——《灰鹅进城》《路上有羊》《水葬的蜻蜓》《怀念蛙鼓》《蝴蝶之爱》《癞蛤蟆的幸福》《黄鼠狼驾到》《一尾临刀的鱼》等等。这些动物被活灵活现地请上艺术的舞台,它们或者可爱,或者可怜;或者幸运,或者悲惨;或者美丽,或者丑陋……在简默笔下,各有自己的命运,各有自己的精神。

简默的散文巧妙地行走于记忆之刃,具有精神的向度和高度,它不轻浮、不怪异、不虚无,而是脚踏生活大地、植根现实土壤、发自真实内心的创造和升华。简默散文的精神指向明朗高尚、真诚单纯,代表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文风。

### ■短评

## 热忱探求女性主体价值——盛英《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读后

### ■创作谈

东西南北中,如五指并蒂,各据一方。我独独命中注定与南方有缘。50年前,父亲医专毕业,怀揣着热血沸腾的理想,自济南乘上一列绿皮火车,历经数天数夜的辗转与颠簸,来到黔南山城一个叫东方机床厂的三线工厂,开始了他的三线建设岁月。就像当时眼前一穷二白的面貌一样,那时他想象不到,在长途跋涉之后的随遇而安将会给他未来的生活埋下怎样的伏笔,又将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他命运的走向。

40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落生了,成了千千万万将脐带埋入这片土地的三线子弟之一员。打我记事起,我看见的一切,记住的一切,都像黑白照片一样,单纯、明朗、清晰,不因时光淘洗而褪色,不因记忆更迭而流失。那时我每天走在通往大自然的道路上,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高低参差的稻田,注入了水,插上绿油油的秧苗,拔节、抽穗、壮秆、开镰、抛秧,最后入仓。这是一株水稻生长的全过程,多么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啊!一株水稻,靠天生长,轻而易举地过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开秧门到落地收场,在短短几个月里,它以或饱满或空瘪的收成,浓缩了一个人的生死。我当时可没想过这些,净琢磨着怎样捉稻田中与水稻相依生长的鱼,扛着大扫帚踩着田埂找寻着水域扑蜻蜓,躺在田埂上头枕苜蓿和青草望云卷云舒……或者沿着崎岖山路去爬馒头山,采漫山遍野点亮自己的映山红,掐一节麦管吮吸山茶花露甜甜的秘密,攀上半山腰谛听大水塔轰鸣打雷似的心跳……那时没有做不完的作业,也无所谓月亮和星星走在上学、下学的路上,每天睡眠充足,精力旺盛。下午早早地放学后,我将脖子上的书包随便一丢,走不了几步,面前就是被稻田和鱼塘交替分割的大自然,那时父母疲于各自的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管我,也不怕我有什么危险,对我身处的每一个地方,做出的每一个举动都那么放心,至今想来恍若不可思议。譬如我10岁时,为了捺捺烟标,曾一个人沿着湘黔铁路一直向前,走了很远,然后下了铁路,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洼里。我那时就是一个顽孩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对比眼前一天一天地成长的儿子,他的每一天都被挤压成了流水线上滴下的方便面,仿佛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两头借着月亮和星星走在上学和下自习路上,哈欠连声像鱼需要氧气一样渴望着睡眠,我的心常常泛起黑潮似的悲哀和心魔。更荒诞的是,我由于分说地替他担忧,怕他出门遇到坏人、被车撞到,去湖边玩怕他溺水,去爬山怕他从高处跌下,每天祥林嫂似的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儿子像生活在一个玻璃罩中,这罩属于那些所谓的纪律、守则和制度等,他在中间无所适从、疲惫不堪。我是幸运的,我在自己生命的起步中,拥有一些无忧无虑、被小小的野心和欢喜环抱的日子。

27年前的暑假,我追随染上乡愁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一道,乘上一列被漆成春天颜色的火车,经过三天四夜蠕动中沙丁鱼似的车上生活,被吐在了这座鲁南煤城。时光们仿佛贴面重合到了一起,这情景与50年前的父亲有些相像,不过他是单身一人,现在是一家四口。按照父亲描述的方向,我们一直向北方行进,最终都落脚到了北方以南,南方续起了我的前缘。那时我正值青春期,年轻得像一棵葱似的,青青葱叶比葱白长,我叛逆、狂妄、骄傲,像一枚时刻准备着引爆的“二踢脚”。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风雪中,渐渐地像一头被套上笼头的小马驹,在混沌和躁动中走完了自己的青春期。

20年前,父亲弃世。他是我的亲人中第一个远行的。我亲眼见证了他从患病到离开的日日夜夜,也陪伴了他试图挽救自己流沙一样失散的病体的日日夜夜。我第一次懂得了生的欢愉、死的艰难,也第一次体验到了阴阳两隔、生离死别、灵魂孤苦。在我和我的家族身上,接着又发生了许多故事,它们悲欢交集,聚散相依,浓缩了人间一切。故事永远在路上,即使是我这个讲述者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从黔南山城到鲁南煤城,它们都是一枚8分钱邮票大小的地方,但它们却是我生命的起锚地,也许还将是终结地。在它们温暖而干净的襁褓中,我活过了自己的记忆,也获获剥离下了自己的心灵之锈。

## 热忱探求女性主体价值

——盛英《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读后

□张 莉

也是先行者。她将冰心称为“大写的人”,“之所以称冰心为大写的人,在于她那植根于爱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冰心因她完美的品德和崇高德性,而常被人们誉为‘完人’。”将研究对象称为“完人”要冒很大的风险,也会有质疑之声,但不容质疑的是评论者的真诚,事实上,她将冰心其人与其文有机结合的研究确有一定说服力,这是将冰心视为“文化现象”的一种研究思路。

此外,发掘女作家安娥及其文学成就是盛英对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安娥是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歌词的作者,上世纪30年代初期,她以颇为可观的歌词享誉音坛。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盛英评价道:“安娥的歌词质朴自然、明朗舒展,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其群众化和民族化方面,在词坛上是难以为他人所取代的。”事实上,安娥不仅是歌词作家,也创作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评论、独立、自由、尊严的女性自我意识渗透在她许多作品里。盛英认

## 慢读《反向》

□李 钧

木,只是感觉他对色彩及其象征意蕴极其敏感且把握精准。《梦中的城市妖怪》等诗作如同李商隐般奇崛,仿佛闻一多《死水》般浓醇,又如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的阴面,一片夸张的颓废;那些原本立于乡间的风景,在城里却变成了渴死的异乡人的梦魇。诗作的主旨是什么,可以由读者去阐释,续小强在表达自己深蕴的诗思之外,又与读者之间存在“隔”,因而就有些“涩”,这反而成为他的诗歌与众不同的重要文体特征。

如果对《反向》的题旨做一点索引式的解读,我觉得它是向前飞奔的汽车上的一面“后视镜”。续小强是一个编辑,他有意将10年积下的诗作穿插起来,年代错乱,似乎没有规律,却另有深意:那就是将逝去的风景作为观照,提醒我们在向前疾驶的现代化大道上,不仅要向前看,还应时时注意那些消失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寻找的幸福可能在我们身后,而不是在正前方。也正是在这里,《反向》揭示出了“文学现代性”的第二维——文学现代性的第一维是歌颂

为,安娥的长篇散文《我爱白薇》具有女性宣言书性质,她激烈驳斥嘲笑和打击白薇的论调,认为那些曾经同白薇并肩反封建的“战士”,创出了“一种封建主义新法典”来对付白薇,安娥对女性的认识深入到关于女性人格尊严的深处,认为女人应争取“一个新的民主的新前途”。只可惜,因为文学史及研究者对歌词及剧作的重视性不够,安娥的文学贡献被完全遮蔽和忽略。我以为,对安娥文学成就的多方面考察和论述是《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中最为独特和耀眼的部分——盛英的意义不仅在通过史料钩沉重新发现了一位被遮蔽的女性作家,还在于使安娥脱离田汉伴侣的光环,成为独立的有尊严的女性。

《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涉猎广泛,而其出发点落脚点都与生活在主题有关,即“对女性、自我价值热切而执著的探求”。事实上,女性文学研究是盛英完善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作为女性的自我的方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过孜孜不倦的阅读与写作,她丰富了自身作为研究者及现代女性的双重人生。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是指向内心和情感的写作,这些论作都是非功利的,它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热爱。诚挚、热情、敏于思考,以赤子之心面对研究对象是这部著作的整体气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囿于理论而充满了属于人的体恤和热忱是此书的最大魅力。

城市现代化,这样的诗人就如同20世纪初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一样,反对传统、歌颂竞争、歌颂机械文明。文学现代性的第二维则是对社会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经济的反思与质疑,它对“人的异化”问题发出了诤难。《反向》意在返回人的本质:回到爱,回到个人,回到生活。续小强坦然,他也有很多欲望和牢骚,也想“成名”、“想‘有财’”,甚至“曾幻想,有朝一日到月球上建立一个国家/我便是惟一的国王和人民/我便是惟一的法律和道德/我便是惟一的知识和真理”(《以诗驱魔》)。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魔障,他要用诗组成一道“封锁线”,把这些心生的魔鬼驱散。

我在这部诗集里看到了许多书写爱情爱情的诗篇,以致他最终以《反向——给我的女儿希希》来命名整部诗集。生活如此艰辛,我们只能靠世俗人情来取暖。小强写爱情与亲情的好诗还有不少,比如《写给妻子腹中我们三个月的孩子》《写给女儿的诗》《爱情回忆》《在发生》《香溪河边的晚涛》《白色的谷物》《无题(2006)》等。

诗集中我最喜欢《香溪河边的晚涛》,当我们邂逅爱情,心里就有了一团火,再冷的天、再苦的事都变得可以忍受,也就有了前行的力量。诗人,在这时就成了孩子。我从这首诗里看见了续小强的赤子心,如一轮红色的月亮。

## 我的记忆我的锈

□简默